

打磨匠心 走出精彩军旅路

■新疆军区某团一级军士长 王栋林



上图:王栋林近影。
杨鑫摄
左图:王栋林的勋章。
奥翔摄
制图:唐硕

我和我的勋章

“射击暂停,迅速前出抢修!”接到紧急命令后,我带着下士殷允琪,提起工具箱就朝射击阵地跑去。

奔跑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,我感觉“肺都快炸了”。可任务中,时间就是生命,到达后我们顾不上休息,立刻登车排除故障。

打开火控计算机面板,我手握万用表,在综合板上数百个焊点间小心“游走”,找到病灶后立即抢修。40分钟后,火控计算机恢复测距功能。随即,战斗射击正常展开,炮弹出膛,命中目标。

“激光测距电路发生故障,综合板电阻被烧坏,导致火控计算机无法测距……”回营后,我在笔记本上认真写下此次修理过程。

从军27年,记录各类战车火控计算机系统检修经验的修理笔记,我攒了厚厚的15本。它们如同我常服胸前的6排17枚勋表勋章,像一个个台阶,铺就了我朝着一个个“高地”冲锋的奋斗之路。

1997年12月,16岁的我带着家人的期盼,登上从甘肃古浪开往新疆的绿皮火车。

新兵连下,我被分到修理连。看着站在楼前接兵的班长们一张张黑黢黢的脸庞,我心中难免有些沮丧:“当修理工能有什么出息?当兵就要当能打仗的兵!”

“是金子,在哪里都会发光。”看到我一脸失落,班长朱海兵这样对我说。3个月后,参加原兰州军区装备维修比武的人员凯旋,全团官兵列队欢迎。人群中,我一眼就看到昂首走在队列最前面、胸戴大红花朱班长的身影。

“发光”的朱班长,成了我追随的榜样。我整天跟在他身后,学习坦克底盘修理技能。更换高压油泵、排除高压油路空气、调整提前供油角度……训练结束后,我的脸总被油烟熏得黑黢黢,身上也油乎乎。分到坦克连的同乡兵,调侃我“不是个打仗的兵”。我打心底里不服气,对他们说:“起子和扳手,就是我们修理兵

的‘枪’!”

为了能在部队长期发展,原本“一看书就犯困”的我发奋学习,2000年考上原武汉军械士官学校,系统学习火控计算机修理技术,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。

回团不久,团里组织装备换季保养,我负责维修坦克稳定器。“科班出身”的我,自以为是“小菜一碟”,没想到坦克型号与我在学校所学不一样,我在炮塔里“忙”了一上午也没修好。我终于明白,要想成为修理技术大拿,我要学的还有很多。我虚心向老班长请教,一门心思钻研坦克火控计算机系统维修技术,两年后入选了团队人才库。

2005年,原兰州军区开展“岗位练兵、岗位成才”比武竞赛。我一路过关斩将,入选新疆军区参赛队。备战期间,我将600多个零部件组成的电路连接走向图背了下来,熟练到可以在白纸上丝毫不差地画出来。

6月,比武临近,各代表队奔赴热浪滚滚的戈壁滩进行赛前适应训练。炮塔里,温度超过40摄氏度。闻着刺鼻的机油味,我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。

作为队里最年轻的参赛选手,很多老班长都劝我“不要太拼,以后还有机会”。可我深知,军人为荣誉而战,决不能半途而废。带队班长看我那么拼,建议我有针对性地围绕注意力和精度进行练习。

50米冲刺后练“筷子夹黄豆”……凭借苦练形成的肌肉记忆,凭借刻在脑子里的那张电路连接走向图,比赛时我迅速排除各类故障,以绝对优势夺得金牌。

站在领奖台上,身披绶带的我,双手高举奖杯。那年年底,我荣立个人二等功。2012年,我蝉联第二届比武竞赛该项目冠军,后来被表彰为“全军爱军精武标兵”。

一路追“光”的我,终于发出了自己的“光”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战友们开始叫我“火炮神医”。“神医”不敢当,我想这应该得益于自己多次保障实弹射击带来



王栋林(右二)向战友讲解维修技巧。

卢国平摄

一位天天见面的“老师”

■向贤彪

1971年3月,春光明媚。新训结束后,我背着背包,赴原总后勤部某工程团政治处报道组报到。一见面,报道组组长就向我伸出手:“你是向贤彪吧,《话说想家》那篇黑板报稿就是你写的吧?欢迎来到报道组!”

其实,那时我对采访新闻稿件是“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”。放下背包,我立刻向组长请教。他说:“不要着急,我向你推荐一位‘好老师’。你与她天天见面、天天请教,她会教你如何写稿。”见我不解的模样,他随手取下夹着解放军报的报夹递给我:“军报就是我们的‘老师’,教我们写什么、怎么写。”

经过团里组织的新闻培训班短期培训,我就拿着一张油墨印刷的结业证书持“证”上岗了。下连队采访时,我一手拿着近期的军报找题目,一手拿着军报《通报情况》找“路子”,在连队里寻找鲜活的新闻素材。

那一次,我在军报上看到一则总部首长下基层检查部队伙食保障的报道,顿时灵光一现:我所在团一营二连不正是一个好典型嘛!前两天采访时,看到该连猪羊满圈、鸡鸭成群,地里的蔬菜长得绿油油;餐桌上菜品丰富,战士们对伙食满意度非常高……我连夜写了一篇反映二连“餐桌油水厚,官兵干劲足”的新闻稿,寄出不久就被原《工程兵报》刊用。后来,我借鉴这个方法,在基层连队发现了很多好线索,采写的新闻稿件被军报和军兵种报相继刊用。

几年后,我提干当了排长,新闻稿写得少了,但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。几番试给军报“生活与修养”等版面投稿,孰料寄出后大都“石沉大海”,难免让我有些心灰意冷,觉得自己不是写理论、评论文章的那块“料”。

一天,军报一位记者来我们团采访,我拿着自己的稿件前去请教。他看后点

评道:“说理不充分,思想高度不够……”说得我脸上一阵发烫。末了,他鼓励我说:“写理论、评论文章,不是只靠文字功夫,关键是理论水平、认识能力要上去。除了多读报刊上的同类型文章,还要多读马列经典著作,多读历史和文学作品,扩大知识面。打牢理论和知识功底,就一定能够写出‘带响’的好文章。”

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自此,除了读报,我还系统研读经典著作,理论素养和分析问题能力得以提升,再用理论观点剖析问题时,就感到胸中有数、笔下有路了。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除了军报这

位无声的“老师”,许多军报编辑虽然不常见面甚至至今从未谋面,但他们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也对我产生较大影响,激励我研习不止、笔耕不辍。为向我约写一篇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,一位编辑给我寄来厚厚一摞抗战史料;为修改一篇转变作风的评论,一位老编辑深夜打电话与我讨论,并为我的稿件配发短评;为帮助我写好书评文章,副刊版编辑总是第一时间向我推荐新书;为了延续与其他编辑的联系,一位老编辑在退休前打通我的电话,告知接替他工作的年轻编辑联系方式……我想,只有不停下手中的笔,多写出“带响”的好稿子,才是对军报这位“老师”、对指导帮助我的军报编辑最好的回报。

漫漫人生路,我因为没有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深造,留下遗憾。庆幸的是,我结识了军报这位天天见面的“老师”,有了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,有了发挥用武之地的广阔平台,不断为我的成长进步提供滋养和动力。即使如今我已退休多年,军报依然伴我前行。



我和军报的故事

军媒视窗

人民陆军

6月18日

证书“留白”添动力

■第72集团军某旅二营四连上等兵 王国升

“下面请王国升同志上台领奖……”连队学习室里,一场颁奖活动正在进行。我郑重地从指导员李伟手中接过荣誉证书,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。

其实,这本荣誉证书我很熟悉,因为早在一年前,它就已经发到我的手里——那是下连第一天,连队组织新兵参观连队荣誉室,我才知道自己来到旅里有名的“按纲建设模范连”。一茬茬官兵接续拼搏奋斗,留下一排排闪耀的奖杯和奖牌。

参观结束后,指导员现场为我们开展战斗编号授予仪式。让我们惊讶的是,与战斗编号一同发到手中的,还有一本特殊的荣誉证书:证书上只有姓名,表彰项目是空白的。

“这一块‘留白’,是目标,更是引领,希望你们自己用行动来补上!”指导员对我们说。在我们连队,荣誉证书“留白”是一个传统,持续激发官兵的奋斗热情。后来,我把这本荣誉证书放在内务柜最上面,提醒自己要为连队增光添彩。

去年底,旅里举行创纪录比武的消息让我热血沸腾。仰卧起坐一直是我的优势项目,但一想到全旅高手云集,我有些信心不足。

仰卧起坐主要靠腹肌力量,考验身体的肌耐力、爆发力。班长夏琨洪是连队体能达人,他主动帮我制订强化训练计划,陪我一起加练,还当起我的“私人教练”。

看到班长带我“开小灶”,连队其他战友也纷纷出谋划策:有的通过网上视频搜集训练方法,有的联系地方健身教练请教训练技巧……经过我

的刻苦训练和大家的齐心帮助,我一步步突破极限,取得显著进步。

1个、100个、1000个……创破纪录比武开始,我咬紧牙关不断突破,快做到2000个时,浑身乏力,四肢不听使唤。

此时,虽然我已经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,可仍有一名选手还在步步紧逼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时,在一旁为我加油的连队参赛战友突然一齐唱起连歌,那振奋人心的旋律让我意识到:从那本“留白”的荣誉证书发下来那一刻起,我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大家都在为我鼓励加油,都在为我补齐这块“留白”而努力。那一瞬间,我突然感到自己有了无穷的力量。

最终,我以仰卧起坐2027个的成绩夺得冠军。最后一次起身,我看到几位战友都红了眼眶,我的眼泪也跟着止不住掉下来。那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家的温暖和集体的力量。

简短的颁奖仪式上,连队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他们提前联系我的父母一起“参加”。手机屏幕上,父亲拿出一封信,告诉我他前几天收到的。这封连队党支部寄出的信,写的都是我部队的成长变化。

“‘留白’的荣誉证书,见证我的成长,更见证我们这个集体的团结力量!”站在颁奖台上,我向全连官兵庄严敬礼。我知道,这个荣誉证书补齐“留白”,有大家的功劳。

走下颁奖台,指导员再次发给我一本新的荣誉证书,一样的留有空白,一样的令人振奋……

(童祖静、黄保传整理)

空军报

6月17日

争当“尖刀”励斗志

■郑泽

班里到底有没有“尖刀班”?前不久,中部战区空军某训练基地2024年上半年入伍新兵新训结束,新兵张浩天的心里有了一个笃定的答案:有,自己所在班就是!

张浩天记得,3月初刚到基地参加新训,点验时带兵骨干曹乙杰找到他:“想不想当‘尖刀班’?”来到军营,人人都想当尖兵,张浩天连连点头。后来,曹乙杰真的成了张浩天的班长。

站队列、练体能……张浩天慢慢发现,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,曹乙杰的要求总是更高。当初好几名新战友都是被曹乙杰口中的“尖刀班”吸引而来,没想到当“尖刀”如此辛苦。

不久后,张浩天所在班被推选参加旅里组织的队列比赛。为了取得好成绩,曹乙杰经常带着全班加练。高强度的训练让张浩天一时有些难以接受,心里憋着一股气。后来一个偶然机会,张浩天和战友得知旅里从来没有明确过哪个班是“尖刀班”,生气的张浩天径直找到曹乙杰质问。

“‘尖刀班’不是资本,而是标准。只要跟着我好好练,我们班就一定成为‘尖刀班’。”曹乙杰不容置疑的口气,让张浩天明白他口中“尖

刀班”的深意。

后来,新兵连指导员讲述的一件小事,让张浩天和战友对曹乙杰更加敬佩。那年年初,新兵入营没多久,曹乙杰所带班有一名新兵出水痘,按照规定全班要进行隔离。隔离点没有单独的训练区域,为了让新兵跟上训练进度,曹乙杰带着他们在隔离区训练,从队列到体能,一节课不差。练习3000米跑,曹乙杰就带着新兵在50米长的路上跑30个来回。隔离结束后的队列比赛,他们班取得新训旅第二名的好成绩;结业考核,全班优良率、合格率排在首位。

“曹班长说你们班是‘尖刀班’,也是有原因的。”指导员告诉大家,“曹乙杰带的班拔尖”早已成为带兵骨干们的共识。

在千锤百炼中提升素质、坚定意志,张浩天和全班战友按照曹乙杰的要求,实实在在地展现着“尖刀班”的拼搏劲头。

那天,新训旅队列比赛如期展开,曹乙杰所带班分数遥遥领先第二名。比赛结束,全班战友抱在一起,大家激动地流下眼泪。那一刻,张浩天和战友们都对曹乙杰充满感激。



6月7日,陆军某旅组织刚下连的新兵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,激发投身强军实践、立足岗位练兵的热情。图为新兵在驻地教育展馆参观。

赵根沅摄